

## 杀年猪趣忆

罗本森

霜风掠过檐角的刹那,心底便漾起了对杀年猪的期盼。老家的冬日,总被一层厚霜裹得严严实实,白蒙蒙的雾霭漫过村巷,猪圈里那头养足了三百六十天的黑毛猪,正把鼻子拱在栅栏上,哼哼唧唧地蹭着湿软的泥土。它大概不会知晓,自己将是腊月里最隆重的年俗仪式的主角。

童年记忆里,最雀跃的事莫过于杀年猪。家乡有句老话:“有钱没钱,杀猪过年。”这质朴的俗语,道尽了庄稼人对年的郑重——无论家境贫富,总要宰一头肥猪,把浓浓的年味煮进日子里。杀年猪的日子是提前算好的,得请村里经验老道的杀猪师傅,再约上几个身强力壮的邻里相帮。天刚蒙蒙亮,灶房的烟囱就袅袅升起炊烟,母亲在大铁锅里烧着滚烫的开水,蒸腾的热气顺着门缝钻出来,混着柴火的焦香,漫遍了整个院落。父亲和叔伯们早已在院上架起临时木架,浸过水的粗麻绳沉甸甸地搭在横杆上,透着一股蓄势待发的厚重。

猪圈里的动静渐渐闹了起来。黑毛

猪似是察觉到了异样,喉咙里发出沉闷的低吼,四只蹄子在泥地上刨出深深的坑洼。几个汉子挽起袖子围上去,动作麻利却带着几分小心翼翼——那是庄稼人对生灵的敬畏。父亲攥紧猪的前腿,邻家大伯稳稳托住猪腹,杀猪师傅喊着洪亮的号子,众人合力将肥硕的黑猪抬上木架。麻绳勒紧的瞬间,猪的嘶吼声刺破晨雾,却很快被柴火噼啪声、邻里的笑声冲淡,化作腊月里最鲜活的背景音。

滚烫的开水兜头浇下,白汽腾腾地往上翻涌,模糊了每个人的眉眼。杀猪师傅手持刮毛刀,手法娴熟得像在雕琢一件艺术品,黑褐色的猪毛簌簌脱落,露出粉嫩光滑的皮肉。我躲在母亲身后,既怕看那场面,又忍不住探出脑袋张望,鼻尖萦绕着水汽、肉香与泥土交融的气息,那是独属于年关的味道。父亲会趁热割下一小块温热的里脊肉,撒上一把粗盐腌渍片刻,扔进灶膛的余火里烘烤。不多时,焦香便勾得人直咽口水。撕一块塞进嘴里,肉质紧实弹牙,带着原始的鲜香,那滋味,后来再精致

的烤肉也复刻不出。

宰杀完毕,还要挑上最好的猪肉送到食品站验收。那时养猪,不只是图自家过年的欢喜,更要卖给国家,让城里的人们也能分享这份年的丰腴。待到下午,父亲他们才挑着经食品站分好的猪肉,踏着夕阳的余晖回家。

分割猪肉的环节最是热闹。杀猪师傅的刀工精准老道,顺着骨头纹理利落落下刀,五花肉、前后腿肉、排骨、内脏分得清清楚楚。邻里们围在一旁,说着笑着讨着彩头,谁家要炼猪油,谁家要腌腊肉,谁家等着炖一锅酸菜白肉,都早有盘算。父亲总会把最肥的五花肉留给母亲,用来熬制过年的猪油,剩下的精肉则分给邻里,连带着鲜嫩的猪血,也细心分装起来,让家家户户都能分到一份浓浓的年味。

另一边的灶房里,母亲早已忙得热火朝天。切得方方正正的五花肉入锅,滋啦一声爆出金黄的油脂,加入姜片、葱段和自家酿的米酒,小火慢炖,咕嘟咕嘟的声响里,香气漫了满院。猪血凝固后

切成小块,和酸爽的酸菜一起煮成暖锅,翻滚的汤汁上浮着星星点点的油花,暖意顺着锅沿漫溢开来。孩子们捧着粗瓷碗,蹲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等,第一口肉下肚,烫得直咧嘴也舍不得松口,嘴角沾着油星星,眼里满是实打实的满足。

如今住在城里,超市的冷柜里常年摆着各式各样的猪肉,却再也寻不到当年的滋味。没有了清晨里的吆喝声,没有了邻里间的互助热络,没有了柴火灶的烟火气,年的味道似乎也淡了几分。可每当寒风掠过窗棂,总会想起那个飘着肉香的清晨,想起父亲黝黑的臂膀、母亲忙碌的身影,想起众人围在一起的欢声笑语。

杀年猪的记忆,从来不止是一顿肉那么简单。它藏着庄稼人的勤劳与淳朴,藏着邻里间的温情与和睦,藏着旧时光里最真切的年味。那些热气腾腾的瞬间,那些欢声笑语的片段,如同灶火里的余温,在岁月里慢慢沉淀,成为心底最柔软的牵挂,提醒着我,什么是故乡,什么是团圆。

## 走进瑶都金秀

张华文

炎炎夏日,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夜间十点多,朋友突然打电话告诉我,我们早前商议的金秀之行,决定明早启程,嘱咐我紧锣密鼓收拾好行囊。

二十二日早上,我们驱车从茂名上包茂高速,再转梧柳高速,向广西金秀方向进发,全程约四百多公里。原计划中途游览贵港平南县的北帝山,然后再赶往金秀食宿。但是,计划赶不上变化,人算不如天算。在往北帝山途中,骤然间风起云涌,到达北帝山脚下时,瓢泼大雨电闪雷鸣,景区的员工说,雷雨期间停止缆车上山作业。我们在山下等候了近一个小时,依然“雨脚如麻未断绝”,只好恋恋不舍离开北帝山,取道前往金秀。

进入金秀县城,我们马不停蹄直达平安路6号,赶在下午下班之前,参观金秀瑶族自治县博物馆。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新中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,现有人口15.6万人,其中瑶族人口6.2万,占总人口的39%,生活着茶山瑶、盘瑶、花蓝瑶、坳瑶、山子瑶五支瑶族同胞,是全国瑶族支系最多的县份,也是举世公认的“世界瑶都”。金秀瑶族自治县博物馆是我国首个瑶族博物馆,由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,全国原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提议建设,仿瑶族民居式样设计,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,展厅面积2200平方米,以收藏和展示瑶族文化为核心。馆藏文物有4000余件,包含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,其中瑶族服饰200余套,数量最多,品种最全。展示内容分为“瑶族溯源”“瑶绣多姿”“瑶都神韵”等8个部分,涵盖历史、民俗、农耕等民俗文化领域,具有很强的教育和旅游功能。

当日晚餐,我们饶有兴趣地品尝了瑶族的特色美食,随后乘兴游览金秀县城的美景。金秀县城处于崇山峻岭的狭长河谷,是一个4A级旅游景区,金秀河从西向东缓缓流淌,县城沿河依山傍水而建,呈长条状分布,纵向长横向窄,有种长而瘦的感觉。从县城入口的鼓楼,到瑶族艺术中心的金秀广场,一河两岸绿树掩映,楼房屋宇鳞次栉比,错落有致,河上点缀着风格迥异的几座小桥,晚风扶柳,流水低唱,有些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模样。两旁街道商铺林立,经营各种各样的大瑶山土特产,食用的药用的,动物类的植物类的,原生态的加工的,琳琅满目,应有尽有,游人如织,攘来熙往,有点微型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韵味。整个县城规划建设匠心独运,格调统一和谐,玲珑精致,干净整洁,舒适宜人,处处洋溢着浓郁的瑶族民族特色,是我眼里最美丽丽珍的高颜值县城。

二十三日早上,我们游览金秀县城旁边的4A级景区盘王界。景区位于大瑶山中段,传说是瑶族的祖先盘王生活过的地方,主峰海拔1348米,酷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,原名曾叫莲花山旅游景区。前两年引进巨资深度开发,架设了1650米的缆车索道,安装两部悬崖观光电梯,铺设8.5公里的上下悬崖挂壁观光通道,配备护栏,支持婴儿车及轮椅通行,适合各年龄段游客,全程无障碍观看悬崖峭壁美景,是广西唯一一座“不用爬的山”。我们乘坐索道缆车上山,沿着悬崖挂壁通道闲庭信步般慢慢移动,近距离观赏身边苍翠挺拔的原始森林,观看万石峥嵘的石笋石峰,远眺壁立千仞的幽深峡谷,遥遥山脚下万丈深渊中的村落,伸手触摸从容飞逝的袅袅烟雾,简直有一种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”的感觉。我们既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巧夺天工,也惊叹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,无穷力量。如果没有现代科技赋能,如此零距离观赏盘王界的自然风光,也只能是水月镜花。

从盘王界下来,我们一鼓作气前往4A级景区圣堂山。景区位于金秀县城西南面38公里处,面积约120平方公里,由7座海拔1600米以上巍峨群峰组成,主峰海拔1979米,是大瑶山的主峰,也是桂中第一高峰。从山上的杨梅坪停车场到山顶,有5公里长的块石石缝登山台阶,上山下山需要5-8小时。登山绝顶还是望峰息心,我们曾犹豫不决。大家觉得盘王界和圣堂山同属大瑶山体系,均为丹霞式刚棱削面塔柱地貌,两者或许具有相似之处;但是一山有一山的风景,一地有一地的特色,况且我们远道而来,选择放弃或许留下遗憾。虽然两者的登山方式大相径庭,前者为纯现代式,简便快捷,后者为纯传统式,极具挑战性;但我们坚信“道固远行可至,事虽巨坚为必成”“没有比人更高的山,比脚更长的路”,最终大家决定“会当凌绝顶”。我们走走停停,走走停停,沿途一路观赏了石猴赏月、舞女扮夫、万亩变色杜鹃林、石桥神韵、出云峰等美景。感受和体验了圣堂山具有雄、奇、险、秀、古、野等景观特色,兼具张家界之峰、庐山之幽、华山之险、泰山之峻、黄山之松等景观特点;也实地测试和充分考验了我们的体能、意志与毅力。虽然极度的困人乏,但是大家感觉收获满满。

《三字经》曰:“玉不琢,不成器”。从金秀返途的途中,我在默默思考着:如果没有金秀瑶族自治县,对自然环境、自然资源、历史文化底蕴孜孜以求的挖掘开发,恰到好处雕琢打磨,金秀或许不会成为举世公认的“世界瑶都”。

由此观之。或许,所有的成功都离不开雕琢打磨。

## 茂名印记

### 化州缫丝厂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指示

1972年11月24日,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《关于粮食问题》时,传达了毛泽东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指示,全国各地纷纷组织人民群众深入学习贯彻。照片为当年化州县缫丝厂领导深入班组,传达贯彻学习毛主席这一指示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,主讲人的解读深得现场工人的喜欢,个个听得聚精会神,时不时露出欣喜的欢笑。人人手中握着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。

国营化州缫丝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曾是化州人心目中响当当的单位,生产蒸蒸日上,产品畅销全国各地,乃至东南亚国家和地区,深受顾客青睐。该厂一度曾是化州的纳税大户,工人福利待遇好。

文/陈冲 图/化州档案馆提供



## 红榄小学重访记

唐明

乙巳年冬月,岁暮天寒,我与几位刚退休的老友,循着四十载的记忆轨迹,重访阔别已久的平定镇红榄小学。车辙碾过平坦的水泥大道,眼前的教学楼窗明几净、设施齐备,谁能想到,这里曾是我青春启航的偏僻山乡,是我扎根教育的第一片“苦乐热土”——当年别说坐车,能推着自行车走完那段路,都算赢了半程。

1984年仲夏,中师毕业的我,被分配到化州北部山区。70多公里外的红榄小学,藏在群山褶皱里,进出全靠一条泥泞小道。晴天扬尘遮目,吸一口能呛出眼泪;雨天烂泥裹足,自行车轮被糊得严严实实,只能推着走,走三五步就得弯腰抠泥,抠得手指发麻,轮上的泥却像生了根,死活不肯掉。报到那日,行至半路,竟与初中同班同学不期而遇。彼时的她,手中紧攥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与家人探亲返回。得知我被分配到这穷乡僻壤任教,她脸上的惊讶与同情,像两团云堆在脸上,半天没散开。当时我情绪有点低落,两人没多说什么,具体聊了啥早已记不清了。但她后来寄来的信里,那句“自古雄才多磨难,穷山恶水育伟男”,却如同一束光,穿透了山乡的阴霾,既照亮了我初为人师的迷茫,也暗暗激励着我:人家能去大城市读大学,我凭什么就得困在这大山里?

带着忐忑与不甘,我终于抵达红榄小学。泥砖砌成的低矮瓦房屋顶已歪歪扭扭,“中厅”里堆着布满白蚁的旧扫把,梢头烂得一捏就碎,看得人心里凉凉拔凉。我栖身的小瓦房,更是一块隔布从梁上垂下来,前半间生火做饭,后半间办公休息。油烟混着墨香,晚上睡觉都能听见锅巴味。山村未通电力,漫漫长夜,唯一一盏煤油灯伴我。但这盏灯的使命,可不只是批改作业、伏案读书。彼时我心里憋着一股劲:一定要冲出大山,调到乡镇甚至市区任教。要实现这个目标,成人高考是唯一捷径。于是,每晚批改完最后一本作业,我就偷偷拿出成人高考复习资料,凑着微弱的光亮看。灯光太暗,就把灯泡拔得高一点,熏得眼睛发酸,鼻孔发黑;眼皮打架,就用冷水洗把脸,或者咬一口干硬的鸡仔饼提神。那段日

子,煤油灯不仅映出少年人的执着,更照见我想改变命运的迫切。

比缺电更难熬的,是缺水 and 那间“惊心动魄”的集体大坩公厕。学校没有水井,日常用水得去山脚下几百米外的水井挑。深冬及初春,水源稀缺,有时放下绳子,桶里空空如也,只能咬着牙顺着井壁窄缝爬到井下,在冰冷的井水中一勺一勺舀。井下寒气刺骨,空气中稀薄,呆久了胸闷头晕,危险如影随形。每一次舀水上岸,浑身冻得麻木,却还要强撑着挑回学校,那一路的艰辛,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。而那间大坩公厕,更是所有老师的“噩梦”。几块破木板搭在大坑上,四面漏风,走上去吱呀作响,生怕一脚踩空掉下去。夏天蚊虫乱飞,上厕所自带蒲扇,边扇边“作战”,稍不注意就被叮得满腿包,甚至被臭水反击,狼狈不堪;冬天寒风灌裤腿,冻得人直打哆嗦。为了减少去这“龙潭虎穴”的次数,晚上宁愿饿肚子,也不敢吃太饱,常常是啃几口白粥送咸菜,就跑去学校后面的小山看书。把饥饿和对公厕的恐惧,都压在对未来的期盼里。

那时的红榄小学,忙碌得能让人忘了时间。五天半工作制里,我每周要承担33节正课,外加12节自修,有时还要利用周六晚上“扫盲课”,真正是“钟响都有份,下课没得空”。为扩建新校舍,学校经费拮据,周四下午的劳动课,便成了四年级以上学生的“砍柴课”。我们带着镰刀上山,砍得的柴草以两分钱一斤统一变卖,充作建校资金。我自幼干农活不多,砍柴技巧生疏,力气不足,一次只能挑六七十斤,反倒是六年级个头高的学生,有时挑得比我还多,还会笑着调侃:“老师,您歇会儿,我们来!”稚嫩的玩笑里,藏着山里孩子的淳朴与体谅。因为扩建教室,到林场伐树的劳动课更显艰辛,粗壮的树干需众人合力抬回,我的胳膊被磨起血泡,疼得直咧嘴。全校八位教职员,除一位女老师留家做饭,其余七人悉数上阵。校长与几位本地老师,皆是教书兼务农的好手,力气足,经验丰,总是主动挑起重活。见我不惯苦力,两人抬树时,总让我扶着轻松的树尾。这份无声的照顾,如冬日暖阳,暖透了我年轻的心。我默默把

伤口贴在肩上,咬着牙跟上队伍,心里除了感动,还有一股劲:现在吃的苦,都是为了以后能走出大山。即便再忙,我也会挤时间复习——砍柴间隙坐在石头上背知识点,就连伐树休息的十分钟,也会掏出小本子看上几眼。

艰苦的岁月里,也有属于我们的小欢喜。周六傍晚,我总要徒步七八里路,赶到平定林场,只为追看电视剧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昏黄的黑白屏幕前,挤满了像我一样的赶路人,有人搬着小板凳,有人直接蹲在地上,屏幕上满是雪花,却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,这是山乡岁月里最“高级”的娱乐。饮食上,白饭配咸菜、青菜是日常,全校老师每日上午共享的一斤“半肥瘦”,便是难得的荤腥。一月人均伙食费不过三元多,我三十七块半的工资,在拿着六块钱薪酬的民师同事面前,竟成了“高薪阶层”,偶尔在附近村庄买个鸭“打打牌”,算是奢侈的开销了。

物质的匮乏,从未消磨过精神的丰盈。同事之间,互帮互助成风,清晨的炊烟里有彼此递来的柴火,挑水的路上,总有同事主动搭把手;井下舀水时,也有前辈细心叮嘱注意安全。学生们对老师敬畏又亲近,尤其对我们这些可用普通话教学,还懂点音乐、美术的中师生,更是格外黏人。彼时,尊师重教的风气正悄然上升,每逢农村节日,我的窗口总会悄悄塞进热气腾腾的饺子、软糯的灰水粿、香甜的白包糕。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吃食,是乡亲们最朴素的谢意,是孩子们最纯真的敬意,也成了我在苦熬中坚持的精神源泉——哪怕为了这些可爱的孩子和乡亲,我也得先考上成人高考,提升自己,才能更好地教他们。

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,今日重访红榄小学,恍如隔世。昔日的泥砖瓦房,已被崭新的教学楼取代;曾经烟熏火燎的小灶台,换成了现代化的不锈钢大灶台;那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沟大道,早已拓宽成平整的双向水泥路;山脚下的老水井,已被崭新的供水设施取代,再也不用为挑水发愁,更别提那间让人胆战心惊的大坩公厕,早就无影无踪。校园里,捐资办学的功德榜格外醒目,有人慷慨解囊数万元,有人无钱便

捐工出力,更有一位陈姓乡亲,不仅捐出工日,还将家中两只鸭子悉数捐出。这一幕,让同行的老友们惊叹不已,更让我心头涌起无限感慨——当年我们盼着走出大山,如今大山里的教育,却早已换了人间。

重访的当日,我们一行人还专程拜访了曾经的同事兼挚友黄老师。他的家就坐落在学校旁边,推门而入时,熟悉的笑容扑面而来,一如四十年前那般温暖。黄老师早已备下了丰盛的午饭,桌上的菜肴满是乡土风味。为了重温昔日情谊,黄老师还叫了几个当年的同事,酒杯碰撞间,我们忆起当年的煤油灯、砍柴路、挑水苦,聊起当年跟他学艺防身的趣事,也说起我当年躲在煤油灯下复习的模样,他还打趣说,那时候总见我捧着书本,还以为我在研究什么高深的教学方法。那些尘封的往事,在欢声笑语中一一苏醒,昔日的温情岁月,仿佛从未走远。

红榄小学的巨大变化,是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,是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。从煤油灯到节能灯,从泥瓦房到教学楼,从泥泞小道到水泥大道,从挑水舀水到自来水入户,从大坩公厕到干净的卫生间,变化的是办学条件,不变的是教育者的初心,是乡亲们对教育的期盼,是同窗好友的深情厚谊,是同事之间的守望相助。而我当年那份“冲出大山”的执念,也在岁月的沉淀中,变成了对这片土地更深的眷恋——我终究是从大山里走了出去,却从未真正离开过红榄的课堂与孩子。

站在焕然一新的校园里,我们几个好友照相留念,四十年前的画面与眼前的盛景交织重叠。红榄小学,我教育生涯的第一站,它以艰苦的岁月磨砺我的意志,以淳朴的人情温暖我的心灵,以同窗的鼓励坚定我的信念,更以今非昔比的巨变,让我见证了大中国教育的蓬勃飞跃。

致敬红榄,致敬那段在茅棚旁苦读、在煤油灯下追梦的青春岁月;致敬教育,致敬这片曾让我想逃离、如今却深深眷恋的土地;更致敬那些在艰难岁月里,给予我温暖与力量的同窗、同事与乡亲。